

魯迅手稿全集

書  
第十七冊  
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鲁迅手稿全集编辑委员会编

# 鲁迅手稿全集

书信

一九三六年一月至五月

文物出版社

目 录

一九三六年一月至五月

致曹靖华

一月五日

三

致徐懋庸

一月七日

四

致黄 源

一月八日

五

致沈雁冰

一月八日

六

致母 亲

一月八日

七

致叶 紫

一月九日

九

致肖 军

一月十四日

一〇

致沈雁冰

一月十七日

一一

致王冶秋

一月十八日

一一

致曹靖华

一月二十一日

一三

致母亲

一月二十一日

一四

附：海婴致祖母信

一五

致孟十还

一月二十二日

一六

致宋琳

二月一日

一七

致母亲

二月一日

一八

致黎烈文

二月一日

二〇

致曹靖华

二月一日

二一

致姚克

二月二日

二二

致沈雁冰

二月二日

二三

致沈雁冰

二月三日

二四

致巴金

二月四日

二五

致黄源

二月七日

二六

致姚克

二月九日

二七

致曹靖华

二月十日

二八

致黄莘荪

二月十日

二九

致沈雁冰

二月十四日

三〇

致母亲

二月十五日

三一

致阮善先

二月十五日

三二

致肖 军

〔二月〕十五日

三三

致郑野夫

二月十七日

三四

致徐懋庸

〔二月〕十七日

三五

致孟十还

二月十七日

三六

致沈雁冰

二月十八日

三七

致夏传经

二月十九日

三八

附：著译书目

三九

致陈光尧

二月十九日

四〇

致曹聚仁

二月二十一日

四一

致徐懋庸

二月二十一日

四二

致黄源

二月二十二日

四三

致肖军

二月二十三日

四四

致夏传经

二月二十四日

四五

致曹靖华

二月二十九日

四六

致杨霖云

二月二十九日

四七

致楼炜春

三月四日

四八

致沈雁冰

三月七日

四九

致黄源

三月九日

五〇

致杨晋豪

三月十一日

五一

致夏传经

三月十一日

五三



致孟十还

三月十一日

五四

致史济行

三月十二日

五五

致唐 攸

三月十七日

(缺字)

五六

致欧阳山 草 明

〔三月十八日〕

(缺称谓、签名)

五八

致母 亲

三月二十日

六〇

致陈光尧

三月二十日

六一

致曹 白

三月二十一日

六二

附：曹白作木刻像 (注)

六三

致许粤华

三月二十一日

六四

致孟十还

三月二十二日

六五

致唐英伟

三月二十三日

六七

致曹靖华

三月二十四日

六九

致曹白

三月二十六日

七一

致姚克

三月三十日

七三

致母亲

四月一日

七四

致曹靖华

四月一日

七五

致曹白

四月一日

七七

致杜和銮

陈佩骥

四月二日

七九

致赵家璧

四月二日

八〇

致颜黎民

四月二日

八二

致费慎祥

四月三日

八四

致王冶秋

四月五日

(有涂抹)

八五

致曹白

四月六日

八七

致赵家璧

四月八日

八八

致沈雁冰

四月十一日

九〇

致赵家璧

四月十二日

九一

致楼炜春

四月十三日

九二

致唐弢

四月十四日

九三

致颜黎民

四月十五日

九四

致赵家璧

四月十七日

九六

致罗清楨 四月十七日

九七

致姚克 四月二十日

九八

致曹靖华 四月二十三日

九九

致何家槐 〔四月二十四日〕

一〇〇

致段干青 四月二十四日

一〇一

致吴朗西 四月二十四日

一〇二

致徐懋庸 五月二日

一〇三

致曹靖华 五月三日

一〇五

致曹白 五月四日

一〇七

致王冶秋 五月四日

一〇九

致吴朗西

五月四日

一一一

致黄源

五月五日

一一二

致母亲

五月七日

一一三

致台静农

五月七日

一一四

致曹白

五月八日

一一五

致吴朗西

五月九日

一一六

致吴朗西

五月十二日

一一七

致曹靖华

五月十四日

一一八

致曹靖华

五月十五日

一一九

致吴朗西

五月十八日

一二一

致吴朗西

五月十八日

一三二

致唐 弢

五月二十二日

一三三

致赵家璧

五月二十三日

一三四

致曹靖华

五月二十三日

一三五

致时 玳

五月二十五日

一三七

致吴朗西

五月二十八日

一三九

致费慎祥

五月二十九日

一三〇

注：这幅木刻像系曹白寄给鲁迅的，一直为鲁迅保存。

一九三六年一月至五月

水三六平  
一具至五限



世行兄：

一月一日信收到。成与年说明，早收到了，但同特所寄的信一封，却没有，想必失落。若未已收到，祈；法层出向于八日上午再访我，概与一谈。

北方学校事，此地毫无可说，总之不会平静，其实言论迁到那里，也决不会平安。我看外交不久就要有问题，于是同心协力，整理学风，学生又要吵架了。此外，似必来之事，殊不可说，以所临特再定办法。

新月社士希若修伦，都和官路一鼻孔出气，南方已有人信之。

译文恐怕不能译刊。倘是少年读物，我看是一可以设法出版的，译成之，望言下。

上海今年过年，很静，大不如去年，内地穷了，洋人生活可叹，似乎也不甚兴高采烈。我们为常，勿念。我们打雅，合计每年译作，近三四年我手信于先，亦有些英雄反说我不为文章，真令人觉得奇怪。

它理已有信来，到了那送了。我们正在为它兄印一译述文字的集子，为一本约三十万字，正在校对，夏初可成。（五字）前寄文字石种译典两本，不知已收到否？

斗山布复，冲淡

春安。

中稿上

一月五夜。

請封

徐先生： 元旦信早收到。函函生同甫具，不知如何了。

又之早寫了一封，今早上，並言好意思，或者不知水在每週文學上，沈宗文等送  
是不不這這信前。

年底編為雜文，重讀新書，田原的兩篇化古文早，其右也，可感交集。

未信件所說的那位友人，雖是好意，但沒解的。我並非奉師，自己面下秘訣，一按  
到，總是說去來，有什麼，不肯，至于，多寫又早，也益之確，外近三年的譯作，比  
以前要多一倍以上，且還沒有鬆下去。所以他的笑面，且由外來而來的，不是好子怪。

山真，印說

春安

徐上

一月廿一

何先生：

来信号戈思短书，已收到。

神昏痛已渐好，再有两天，大约就可全好了。

此次愈核心，去心，已物移子棄去，所以沈化

無可再抄，以得控制。

才以布復，印能

善祺

已上

百公

明甫先生：

七日信已收到。我病已渐好，大约再有两三天就可全好了。那一天面色还如甚也特引为奇，因为原是神经痛这毛病，主要静坐就好，而我外边多咳嗽，以致起痛苦，但今天已能咳嗽得多了。清初我以为S与此是相逆，那天才知不然，但不问他也好，我看他年纪老，又要论，交情也厚洽的。

社会日报第三版，粗一看，好像有许多推牌人与校稿，对于其一个人，似乎益之，故亦其实际有统率。我且连看了两个月，未可其见过对于周扬之流的一句废话，大约总有些社会问题的。至于改革，又一一及其同伙人，则是向未一变的政策，甚至于想利用了译文的信利表中像，不过我们的傅之东革，下其也不掉气。

近我则的Stalin下也，又在外，所以也他，是一个在那边做教员的中国人新译的。我亦亦进是妙阿以的论饭，也颇言聊，不外进些未可其过的新作，由那边译载。一事希信中S一高是，信她以为可以，并希其甚之也地同下，我下以说其亦直接教，但那时候予以任道一也。

此布，即此

按步

批本

一月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一月四日來信，前日收到了。

孩子的照相，這是去年十二月廿三寄出的，竟送未到，  
可謂遲慢。不知現在已到否，殊念。

醬雞及滷瓜等一大箱，今日收到，當分一份去奉，明日  
再送與老三去。

海嬰是別活潑了，他在家裏每天總要鬧一兩場  
禍，陰曆年底，幼稚園要放兩禮拜假，家裏的人  
都在发愁。但有時是肯聽話，也講道理的，所以近  
一年來，不但少挨打，也不大挨罵了。他最怕男一個  
人，但已說，男打起來，聲音雖然極高，却不痛的。

上海六下道極小的雪，並不比去年冷，高重却已經  
生了火爐了。海晏降了許多，比去年夏天又長了  
一寸光景。男及官馬二均好，請勿念。  
學佩生日，當由男從上海送禮去，家裏可以不必  
管了。

真山布達，奉清

全安。

男和叩上

庚午及海晏同叩

一月八日

芒兄：

四日信收到。不明辰田的書信，我不想和他們  
若生同住了，同者說沒有的，你老舍去意  
外的麻煩。這如三心集，我就不能去檢查，然  
而稿一付去，推在老舍，你信想心。

所以請你回信那書信：我不同意。

那身子重，有幾篇到沈在也這可存留，我自  
己要設法印它出來，才不致至于每字都抄  
得很少，填厚書中，而信你一元。

此書，三元

年禧。

豫上

一月九夜

劉軍兄：

曹有信來，今朝上。

你的舊詩比初作好，但有些地方有老士氣。

我在編集去年的雜感，想出版。

我們也在高壓年內，邀些人來一回飯。一信計畫佈置

要忙，與面知也。

才以布達，言終

年接。

稿上

下末

太：約山在安。



明甫先生：

十六日信已收到。我的病已痊愈了。

关于材料，已与谷说妥，在月底可以寄起。

闻最近读《生话》上有之成文，言露生先生与语堂先

生之态度甚为云。特于新报一月一日之卷上，有行家槐

林与六拉攏语云。似这右一却令人，颇有一种新的梦想。

校印之书，至今道不到二万册，然创全部刊毕，为需半年，

任中之与露生先生一高，过半年似非快，最好。

从下星期一起，即与昂之在雅园放假两星期，全家已在

甚感矣。

与山布道，云云

年禧。

树上

下十七夜

近得明甫先生南京书札一册，甚佳，似有人回忆我，更以此人书，以同安或明说或说古今，亦花样。

治秋又：

十三日信收到。副刊有限制，又没有意义，这想法极不容易变，我劝你投稿。这几年来，在这里也玩着带了铁锁的跳舞，连自己也是昏昏沉沉，今年难止大有，从理论与舆论之意，但我倒想不写就译了，或去休息，或去写别的东西。

曾在信见过，那封信行与公而未定，现在才知是他家春而未与行。他时特静，也好，但也未必就这稿过下去，因为现在的时候，就进不是能这样过下去的时候。

故事新编今天才校完，印成便落在夏原（明年），或必多言上。由意好有些由情，言之佳。

山集，印过

年稿。

如上

一月十八

汝珍之：

十四日信已到。和城与平同时寄之信，心来也收到。小说而  
后，已得我译之《汝珍》，于前日一信寄上，不知收到否？小报更  
得不嫌，而佳者不易，但去版以心，手却已收佳信，也高兴的。

本到那边，虽言书的考来，考以去制被收，且因经济困难，  
停印行。从去年冬起，数人集议为它兄印译著，为一本的三十一  
字，由我任编校，定于三月初柳完，却也超忙。山东为是幸顺利，  
外印为二本，算是完事。

此地已安静，大家准备过年，先是送点零除历。我们因不除腊，所以  
御不意急，只须零一批食物，因送至四时才回市也。报章在除历  
正月已停过几天，这又要停几天，以要有得停，就谁都解意。

我们都为的，下释会。三之力功我游历，但我未乞，因此不甚为  
难，亦多春生计，亦不似不反也。

才山布道，二三

年接。

本除年

一月之夜。

母親大人膝下、敬尊者。一月十三日信，早收到。海嬰已放假，在家重玩，這一兩天，還不算大鬧。但他考了一個第一。好像小孩子也要搦個，竟說來說去，附上一張，上半是他自己寫的，也說着這件事，今附上。他大約已認了二百字，曾對男說，你如果字寫不出來了，就要回我就是。

又是家產的事，大約不過要一些錢而已，已去託紫佩了。上兩週我大醉，大有過年景象，這里也還是陰曆十二月底像過年。家中一零一三食物，大家吃了。男又言馬與海嬰均好，請勿念。

男兒很會寫，但男所記得的，却送出一個小孩子。他的回信，祈盼再寫。東山布達，奉誌。

全安。

男和叩上

十二月二十一日

娘娘你好嗎，你可求的東西，娘娘好。

海眼女讀書

考第一過年放假二星期

上面這些字都是海嬰寫的，海眼女近來  
比前些天的照片更胖了一些，毛病也  
不大生了，有時還聽話，比平天氣冷  
得很，娘娘保重呀，叩請

金安一月廿一日

海眼女上



十位先生：

来信收到。死论翻译和国解不同之处，共收，市政局共，改正，这是我译错的，其係二家，德译如此，仍照舊，不在国序上说明。

教上的两个名字，德译你 Seminarist (研究或师范生) 和 Schüler (学生即大学生)，日译你神学生 (Bogostov 的时候，日译你神学科生) 和 考卷生。我们去从知道那特的神学校的组织，所以也<sup>也</sup>是定究竟怎样译才对。

不过据德译及先生所译<sup>以解释</sup>来推想起来，神学校的字生<sup>以解释</sup>都是公教的，而 Bursak 是依年級，(可以德译但能统神之生徒) Seminarist 却是高年級，也似自己研究，也许是教依年級生。不过<sup>(但按者也似进行究生比学生高)</sup>是或的推想，不能用作注解。

我想：译名也只好如德文的含糊，译你学生和研究生四例。以改

年德

修有

一月廿二夜

紫佩足：

日亦浩氣信，始知今年为又五十大寿，殊出意外，初以为  
高与我相居十多年也。枉政以備微物，聊申祝意，而  
苟此遥遥，部言不便，且亦未必恰合用。今由高翁即  
喜做雁奉十元，之元取去，临特遣喜自新估果，以  
此慶祝之熱鬧。我以遠境，未似北歸，這合舊游之地与  
多年之友，情意堪。碧山前達部快，亦蒙不倍止之幸，初  
之勿却为幸。

才山布達 豆次

春禧

村布

二月一日

母親大人膝下。敬啟者。一月二十七日來信，昨已收到。

關於房屋，已託沈學佩了，但至今未有回信。不知何故。

昨天寄去十元，算是做他五十歲的壽禮，男出外的情況多，事情都不大清楚了，先前這以為學佩不過四十五下呢。就是善先，在心目中總共記得他是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子，像七年前男回家時所見的樣子，然乎已近十八歲了，這真奇怪。男的前幾要花白了。一切朋友和同學，孩子都已二十歲上下，要要每一看見，知道他是男的朋友的兒子，便奇怪的問道：他為什麼會這樣大呢？

今天寄去書二本，是這與善先的，收到後請轉交。但不知



部言書籍，是由部差送到，送須自己去取，有無不便之處，  
請便中文之。倘有不便，當另設法。

上海近之甚冷，以下述一回微雪，當夜消化了，比之正月底  
大約不會再下。男及女均好，及嬰上好，想日在亭裏  
鬧，不是壞事，就是敲破東西，幸而再一禮拜，以維園  
也要同字了，要不然，真是不得了。

于山布達果法

全安。

男和印上

庚午年庚子月印

二月一日

列文道生：

你是方言一出，于公冲得惠书于公被易，平，谢，法烈士  
之，特付译利，而中国人向之，意，顺尔德的似，译书也  
很多，大的对于俄制文字，中国人是共定之，大欢迎的。

故事初偏其是，塞素的东西，除谢制外，都急由信，然而  
有些文人学士，却又不免头痛，此其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而又，有  
一弊必有一利也。

若彼之庸查，是信之累，但来回倒需，神拜，而以，意，到，的，时  
候，这清在二十二年。

才出布复，云云

春禧

已

二月一

改行又：

一月十八日信寄匯款，昨日收到。改在為了一出以治治上，不適合用之。

译稿也收到了。这一整读物，我看是有地方是错的，但有些地方，这译稿

的译稿一点，这了由中印事，希之望原。插图以有为宜，但信印印特再

说，改在在否。与付印特也许讲以已印完，或亦不这之印了。

北说查之文化生原书版北印的，他们均在北平这没有接洽好代委委，而

以之章，要通的代表委，大概也委了。付俊的，我自己印的书，收回本俊都

不过十之二三，有代部这连板板都被骗去了。

我改在在印入之画的北说查图，计一三幅，又另次，给我的十二幅的在在画，

按之图的序文说，这十二幅是完整的。

改其其无污了说。南北一样。

我们都好的。全在事上批之的，由我的故事新编二序，以说之而已。

才山布也，之说

春禧 二月一

再：刚才收到一包木刻，另一信，今将信之附上，希译方为荷。 一月二十

羊農先生：

不知先生回家度歲否？因為五君有信  
來，信先生在香港，高樓上。

候示。

此布，三頌

春禧。

進  
年

二月二夜



明甫先生：

找人搶替的材料，已經取片，今寄上；但給  
女士的，似應聲明一下：這並不是我寫的。

才學不達，三改

春禱

柳青

二月二夜。

明甫先生：

午下方寄一信，内纸材料，拙于托寒先生转交，回呈奉  
答，印见二日出。

参款之票，我言不同，有是例，未刻的吉年，却是夏冬  
其行路之物，法帖也，难以远送——由他去罢。

那一本印得红漂亮的木刻小信，看了一下，译之颇难懂。  
字且深莫以也，英文接亦右行，原文直而左行，上姓是译起  
源来也。

斗山布复印

多矣。

卷上

百二〇

力如，成包，取五。

巴金先生：

校樣已看訖，今呈上；其中改動之處這不少，改正以後再  
給我看一看。

裏封面以怕要抽過。中間一幅小圖，要製鋅板；三個

大字要刻起來；

(內另作一稿子那稿)  
範圍要擴大，

和裏面的圖畫的大小

相稱。如圖裏封面和序文，都是另印，不製橡皮版，

那麼，我想最好是等圖印好了再弄裏封面，因為這

時候才知道裏面的圖到底有多大。

才以布達，呈請

撥出。

魯迅

下力

河清先生：

澤之事山公未有所聞，世高言法。昨見本報界古位  
善甫先生之車馬，始知徑先生也。山道中人，而卑視  
他法，其志澈底之至。澤之中之舊投稿者，非甚倫比者  
尤多。然其明書局而印，却多非澤文可比之書，徒山同  
黨，其太不倫不類，信每州不載，徒局書務處告，又且令  
人委為焉。因思澤又與其行合而澤生，不為先而的走明而  
死，個人的意見，竟得此改，不通的，亦不先生心外行矣。

山布達，三改

春禧

色上

二月七夜



七年暑之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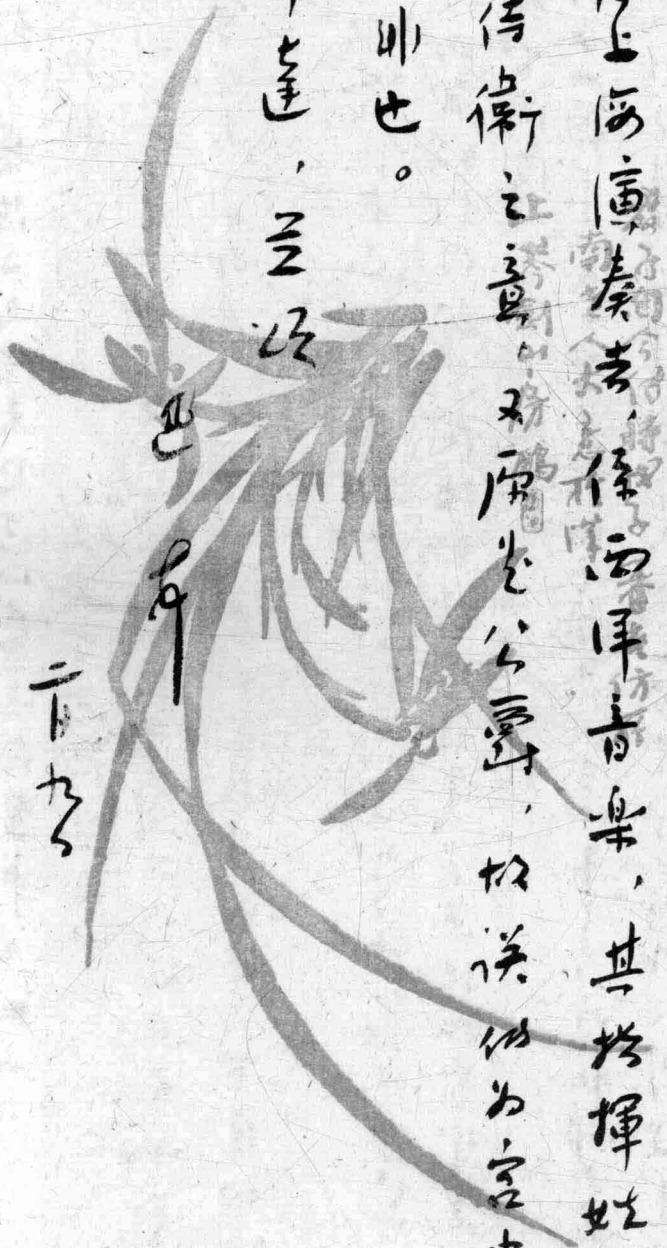
前日掛之亭奉王君信，想已達。

日本在上海演奏者，係西洋音樂，其指揮姓近衛，  
為禁中侍衛之職，又原是公卿，故誤以為宮中士  
也，其實非也。

才山布達，至此

春禧。

下



四珍之二

四日信收到。畏陈二兄尚未见过，想道在途中。

那一封信，我看不必回（复），因为道与回话要论。

译文有译刊的希望。道方也大有发表的可能，所以插画希印。书来，或寄

书来，由山家照出，再印奉送亦可。最好能在本月底或下月初初收到

书或照片。

翻印的一批人，现在已给我生活上影响；这里又有一批人，是印，是车的

道三四回，便物我的创作都送在他那边去讲了。不过现在影响道小，再下

去，就另想生活法。

回忆道的书一稿，是一九〇七年作，到今年足三十年了，除翻译不算外，写作

共有二百万字，现在集成一部（四十年），印它几万部，以作纪念，且于破借版

的人，也有译与之意。不过山家译书大，大约不过空想而已。

我们都好的，可神会。

于此布复，道致

春禧

和稿上

二月十日

終始之

三蒙惠書，徑呈覆之。但僕為六七年以前自由大  
同盟關係，由以<sup>先師</sup>李先之諸通學之人。會稽乃報學  
李師之師，身為故人，未念斯義，皆在山東山下，嗚  
其以說哉。奉報先生殷之誼，當從異日耳。

于此布復，即誌

批安

魯迅

二月十日

明甫先生：

十日信既收到。而说去那，与系列相同。

至于版画的文字，本想看一看再作，现在为山尚位，所以为它

第一。若去之委，在二十七号出版的期刊（二十日），我六知道，何燕

而是后来信及登载，殊不... 因为也许现在已任排外。至于日报

那自然来信及，主要不是有排外，我以为那里都可以的。又信...

于二十左右送上，一位先生为友。

现在就是信，春天未了... 唯此日子也确已共起未。

以物道是疲累的缘故。

从山心位，是排日且造反了。我看你家协会一定小差，不会像左联，

能佳后，却道有人剩在地底下的。惟... 由... 走到地面上，而且...

于之... 的你家，如何办法耳。

白戈如係回来。

二月十日

和

二月十日

苏联的画目候及说明的译之，而在译品  
宜者一理，在难解。例如 *Manotika* 也是用  
重墨画在版上，再用纸印，所以进是版  
画，却亦有一段时期，那译者在日报上  
译作「摩诺」在说明更译作「摩利  
摩」。

母親大人膝下。敬啟者，有冬無光的一封信附上，請便中  
轉交。

上海這幾天暖起來了，我們都很好，男仍忙，但身  
體却好，不請勿念。

海晏已上學，不進進地的幼稚園，因為學生少，似乎  
未免模模糊糊，不大認真。秋天也許要另換地方的。

佩佩生日，送了十元禮，她寫信來喜氣了一通。

信末後寫：惠此。茶花

全安。

男初印上

慶平海晏同印

二月廿二

善是信：四部中一封未信了。要為我回信。

「自命不凡」寫得鋒銳有力，在字樣重，是要碰釘子的，而且說在  
必在同倒車的時候，自然更要被排斥了。

矛盾是譯文的發起人之一，估計並不是他弄的鬼，這是北平報所  
造的謠言，也許倒不是弄鬼的人而造的，你不要相信他。譯文下月要復刊  
了，但出版處已經換了一個，矛盾也還是譯述人。

小報弄造謠言，以及北平雜誌這，自然更不會有真相。例如這回言  
論我的一方小報，這拿楊邦人的話為聖旨，其實楊在上海，且早已不用其  
姓名發表文章的了，因為大概知道他為人三翻四次，不要看他的文章。  
自己一面三電然，坐火車，要空，一面却罵科學，滿國粹，確是所謂  
「士大夫的墮落」，印度的地地，是反英的，他不用英因答，連生病  
來，也不用英因答，這才是一言一行一致。但中國的讀書人，却往以滿空  
話，以自命不凡了。

也

二十七日

到軍乞：

那三十本小說，兩種都看完了，希望再給他們各數十本。

又，如給我五本，此事已託張先生去，今再找一批而已。

一九五

十一

野夫先生：

頃收到來信并傅馬駒的畫一冊，畫，畫也早收到，因  
 為雜事多，一擱下，便忘記奉還了，非常抱歉。這二年多，在  
 做別的雜事，未刻之未留心，連搜集了幾十幅木刻，也這未刻  
 的今。不過也時，看見，覺得木刻之在中國，確然已起流行，却  
 不見進步，有等件，其美且之，印出來，而個人的專集，也  
 常有竟數之作。所以我想，倘有一個國神，大花園的組織起  
 來，嚴，選，你心，去一期刊，實為必要而且有益。我希望錢君能  
 勉為做這工作。

二十日，上海要同社錄版畫展覽會，其中木刻不少（今此次在這  
 不，這，那，今有廖其心），中國木刻家大有蒸蒸日上，我希望先生和  
 朋友們去看，才知有實，印及

左、孫

九上

二十七日



讀軒

徐先生：

來信收到。近來在做一些零碎事，並等候一個朋友，暫先約好了怕臨時會爽約，且過一個禮拜再看罷。

鐫刻的古典，現在完全忘記了，只記得原文大約二三十字，我是以給鋪

排，沒有改動的。也許是見于唐宋類書或地理誌上（那里的「三五塚」條下），不過簡直沒法查。

先生的對於初編的批評，我極願看看。即先生的批評，見過了，他甚曲解之，做了搭題，比在落社時代毫不長進。

才以奉愛，豈沒

春禧。

柏野於佛五月四日  
色上

十七夜

十道先生：

從三郎太公頭，知道公頗喜歡於印本川玉集，

大有「愛之思釋」之概。喜同，以抄經佳人，冥創經忙

士。那末，好書古也該經書讀十。高重尚有一年，

現在抄以奉經，以為「查氏藏書」，待到五十七世紀，

定與拙譯，此說亦一，都成為希世之寶也。

才此布達，云云

春禱

全上

百十廿

明甫先生

新八收已經做好。奉呈。那一段「附記」，乃為中國讀者而

說。翻譯起來是應該刪去的。許從九說這老方  
是無關今則無記

稿件已分別託出。但胡風問：這篇文章是寫給什麼人

看的？——中國人呢，外國人？我想：這一點子做法有同

你，但因為沒有確切在那裏發表，所以未可確答他。

才山布達。三三

上安

和上

二月十日

付任先生：

蒙惠函，謹悉。望琴的日記，是被官办的檢查處刪去的。去年上海有這  
麼一個機關，專司秘密歷史之論，出版之書，多不連其暗中踐殺，直到北  
重遠的發生事件，被日本所指摘，這才略撤消。望琴的序文，也在此  
我予向君亦說過幾次，終于不補。

高尔基文集非我而譯，後者在几个廣告，此書不久方有好譯本出版，頗可歡。  
魏斯論等之印，無以續買。我所譯書的書，列依保上，凡編譯的，堆引去集，  
約翰，孔現宜之程尚佳，別的皆較舊，失了精致，或不足現。其宜必必看的。

關於阿拉文學的事，真是苦惱你解，幸從魏起。外國文却非精通不可，至少一回，  
吳俊德日都可，何更妙。這並不難，去年日記中，日記生字數洞，常看書，不  
要間斷，積之五年，一定則到看書的程度的。

經歷一多，便知從前因亦必因果，我的強詞時，有強，只不遂由此一端，但近來  
文個日盡，雖有所感，也不似和讀者相見了。

每以奉復，望以

春禧

色上

二月九夜

译 编 作

帽 空	康氏 新论	译集 南 俄 印	桃色 的 空	壁下 译 鼓	小说 集 用 幼	埃 雨 比 喜
	新 典 空 的 论 问 题		小 的 空 生 活 上	思 想 山 水 人 物	唐 宋 何 号 集	(信 札)
	要 氏 新 论		俄 罗 斯 的 童 话	近 世 复 新 史 朝 论	所以 集 (苏 研 木 刻)	南 腔 北 调 集
	文 章 与 地 评		魂 空 文 化 上	一 个 青 年 的 梦	山 内	淮 风 月 谈
	文 章 与 策		十 月 志 神 社 外 周	工 人 海 惠 明 夫		故 事 新 编
	心 式 论		空 空 空	空 空 空		昆 明 德 安 里 社

先楚先生：

兩蒙惠書，謹悉一切。先生辛勤之業，  
同知已久，夙所欽佩。惟于同字一過，未  
嘗留心，故離羣于浩汗，而莫替一辭，非  
不願，實不能也。敢布下懷，法希  
詳察為幸。

以山奉復，以誌

撰出。

魯迅

二月十九日

聚仁先生

奉惠函後，記得昨曾答覆一信，於九月九日下午書，蒙以詳情見告。我看這二道是一二小事，一過也就罷了。

我不會誤會先生。自己年紀大了，但也青年老邁，所以明白青年的不顧前嫌，激烈的熱情，也瞭解中年的懷着同情，却又不無有所顧慮的苦心孤詣。現在的許多論者，多說我會是睚眦氣，其實我覺得自己倒從未有因為一二小事，就成友或成仇的人。我這不少幾十年的老朋友，要是在此小事而取具大。

海派雜誌是文藝刊物，但我看海派的別種是很多的，大原因並不在內容，而在作者。說內容沒有什麼，就可以平安，那是不知求之于現在的中國的事。其實捕房特別注意這刊物，是大有可笑的理由的。

東山奉復，五次

著安。

上

二月二十一日

第一要之動云。

徐先生

十九日信收到。那一回老信也看見先生的文章了，我是不禁感。我以為那弊病也在於此。說那所人的自況的老看法。小說也如冷畫一樣，有模有樣，我從來不用其一整個。但一收一節，總不免和其一個相似，你使言一和活人相似委，而非其修化了的你而，而即先生却用抽象的封皮，把，出個。封閉了。關於這些事，說起來話長，我收來也許寫去一這這包。

那出個。其意是我對於老于思想的批評，結束以圖其的幾句話，是你老的本意，這種，大而富有的思想素，是不中用的。我對於他並不同情，獨寫上也加以漫畫化，怕他這出去。現在反使，這他的青年「看這家這」這是我我的共感。但大出版的一這介紹，他必看去了你老的用意的。

我於二十日(星期五)午二時，寫在書房裏。

于希真，即收

特錄。

五上

二月二十了



河清先生：

竣稿已看畢，昨午託胡鳳軒交。下午即收到原稿，內有  
插圖十七幅，因原稿印經寄送，晚間吳洲西適見行，因即  
託其製版，曰下星期一將稿送交下，而版刻仍放在他那  
里，直接交與先生。

所以那譯稿不加進錢天付印，以便將插圖同時排入，免  
沿周折，因為有幾幅是並非單張，而像鑄的插圖一樣，  
要排在文章裏的。

才一書達，而既

善安。

已上

二月廿二

刘兄：

义军的事，多手并用，普通信以未及，而以说以过去二三年中的经过，最要适合他的，愈快愈好，在说先写冷一子，子，你读高。

见切风时，运动共：那刻刻章，是交给外国人看的，以记事，不若说论，二三十子，就好，但要快。



二日二十三日

傅涇先生：

日前每隻一出，想已達。以偶翻書箱，見有三種存書，  
為先生所缺，因什日著，毫言用處，不送以飽憚囊，  
又琴琴近去弟所版，以文個補誌，妻衣已收序文補  
入這來一冊，自六言用，已于上午託書友寄上，謹以奉  
報。此在戎書言用之物，毫言而按，務乞勿將書款言  
下，至禱。！。

斗以布達，至巧

晴後。

色上

二月二日

四行見：

二十卷信收到。報及書早到，書已製版，今日昇中雜誌只二包，已托書店寄上。

例燕已以重罪被禁心，法去與否不一。一到山境，做好人否其相，代售為較後，真是百感交集。同被禁心者有二十餘種之多，助有生氣則物，受于感亦了，法政定但此方而已哉！又人學士之種之會，上言生氣，要名聲，又响迫仄，那能做出了未。我不加入任何一種，何有人說我破此統一，上隨其後。這方已交與譯文，稍觸日靈皆以掉，此可言事，但方山施行德政之秋，也似亂說，以得聽之。我在譯此沈靈亦二部，很難，但比加一部手趣。

沈靜之見書已見過。海右小說十卷，明書之寓，日內有書上，後書在，他樣樣去取也。

方山不達，即沈

春安。

方山 徐中

百其

齊雲先生：

頃接來函，又稱甚感。海內外我們幾個人自辦，但既已以共字號被禁，債利與否未可知，大務且存報端，以待將來。此以兩想者，計二十餘種，前有生氣之刊物，一個打盡矣。沈昂先生不但有妻，而且有奴，如在清時，寒生財之具，縱使陶子之事生且厚，但有人送話，亦非孤苦人也。

上月印故事新編一冊，附我之信稿，已託書底亭上一年，以待一舉可。

斗山布復，並頌

時安。

色  
年

二月二十九日

煒春先生：

未字敬悉。以外文讀什幾個字，年活了我的同意之心，偏印在末的，版  
祝的也印印行同于新文字刊物之用，自由他們的取，與我這三團體。

所以天馬對於我的負債，其實亦有過半之二三之，不過我與書店，不喜歡  
有股東團體，現在此由兄及友人讚美，我下負責的說，那末向來未寬裕

自動的付還，我決不催索，那末，目前也下不并在債務裏面了。

天馬在中途似頗有不可信之處，現決從新改組，我決不來你梗的。

才山布夏，即此

晴海。

也

三月之夜

明甫先生

五日信收到。前一信也收到了。

禮拜一日，因為到一個冷屋子裏去我書，不小心，中

寒之而大氣喘，幾乎平倒，由法村以會，至今還不能  
下樓梯。

？那裏現在不冷，因為不何走動。仍非快不可，那人也  
到密裏來，怎樣？

才以布復，即說

投書。

相

音

阿博先生：

昨晚奉出。博刊詞。稿呈之種，不知已到否？

。此疊魂。原稿如下收回，乞每期擲還，因為物

未用。此未印全本，比從。譯文上拆去簡便，而

且不必重為一次排字之或有錯誤也。

才常達，豆粒

投寄。

也上

三月九日



平素豪士：

車示收到。

關於少年讀物，誠然是一個大問題；偶而看到一  
點印出來的東西，內容和文章，都沒有生氣，  
受了這樣的毒害，少年的前途可想。

不過即使需要專家，一切孩子都得從新來  
一下。我向來沒有研究兒童文字，只有一兩句毫  
話，那是為了插畫，零來玩玩的，錯。即其一。既  
在材料就不易收，劃分以下，這一些大的都已

此為在、是地。亦在我們這地，有意義的東西，也言法  
者表。

所以其言似為力。這不是喜氣，而恰如我說自  
己不會打拳或做拳輕一樣，是了實。相談的人  
裏面，也沒有留心此道的人。

病道沒有好。我不很生病，但一生病，是不大容  
易好的；不過這回大約也不至於死。

斗山亦復，言此

情後。

魯也

言十了

傅任先生：

六日信以奉到，由中山妻衣班来的信及梅花梦何等两件，  
一早收到，谢！唯北平的信未见，他们是不曾给我写信  
的，虽是电报，也曾糊里不展，我也不想去问，只好算了。

如，朝霞又无之流，大约到要时，有，如此时侯，当也有山  
程之人，我一向不加注意。承蒙集字示，好意至感，但  
我以为不必妨置之，因卷时走及部卷于山等文，  
太不道德也。

中山布复，冲盼

特安。

曹色

三月十一夜。

十送先生：

城与年。插畫的木刻，我有一套你老子印中，比書  
裏的好得多。你去年年死掉了，所以我想印他出來，給你  
一個紀念。

沈從華寫了一篇摘要。但我想，仿每圖之下加  
題句，則于讀者更便利。自己搞了一篇，有些是上  
不清楚，似乎摘要裏並沒有。

因此，不得已，怕摘要弄厚弄遠上，之為補摘，其權  
定已稿者是否有益。備蒙允教，則大恩高厚，存發  
均感也。此布，三送

時海。

色 卷一

三月十一日

漢之先生：

序之附之一三，今修正，則用与六，此約定。

於何的時候，偶也寫了橫行，豈非然之

然非用橫行排下之意也。俾也橫排，每

文也出橫排，就好了。

才此書遠，豈不

時區

今上

之口口之

唐俊先生：

惠字收到。半月以來，因為對於天氣的驟變不留意，生了一場病，至今還沒有恢復。

另外國文、新、法、是學不好的。寫自由法上那樣的短文，有限制，有束縛，對於作者，其實也並無好處。最好還是寫長文好。

天島書店好像停刊了。幾個月，現在聽說又將營業，惟北日集書下出版了。至於文化生活出版社那一面，收你信的信有，文學叢刊，是也。也要和文學園作同樣的文章，我下不知道，昨已託人去問，一待回信，再再通知。

我的住址是世不公用，这也並非不信任人，因为这种  
会家的仙一用，那就非同小可自己生起，连看，真的  
工夫也不成片段了。而且日茶之和光亦不同，神力也不  
容许我信天。

子亦布复，即经

物候。

色上

三十一七

謝、你們的來信。

其實我的生活，也不算辛苦。數十年來，不曾給手和眼睛開空，是真的，但早已成了習慣，不覺得有什麼了。

這回因為天氣驟冷，而自己不注意，受了風寒，以致氣管發炎，突然劇烈的氣喘，幸而醫生恰在身邊，立刻注射，平復下去了，大約隔了三天，所以逐漸恢復，現在好了不少，每天可以寫幾百字了，筆也已經停止。

中國要做的事很多，而我做有限，真是不能說說的。

不過中國正需要肯做苦工的人，而這種工人很少，我又年紀漸老，體力不濟起來，却是一件憾事。這以前，我是不會受大寒，或大熱的剝削的。不料現在不行了，所以會不會受



是也。是一個疑問。然而氣喘並非死症，是也不妨，只要這給  
她半個月的時間就好了。

我的誤會只有看電影，而不惜錢少有好的。此外看看  
口中之種人，之流，一個一個的拖去尾巴來，也是一種大娛樂；  
其實我在你事之中，一直沒有失效，要算是很幸福的，沒  
有可說的了。氣喘一下，其實也不緊要。

但是，現在在想每天的勞作，有一個限制，不過似在實行，  
這是不定，因為你又比手藝高，可以隨時用手，隨時放下的。  
今之譯，二千字，這信是夜裏寫的，似看，不是已經恢復  
了嗎？請放心似。

9 山布復，三三

母親大人膝下弟言者，多日不為信了，想身神康健，為念。  
 上海天氣，仍甚寒冷，須穿棉衣。上月底男因出外受寒，突  
 患氣喘，幸于不日支持，幸醫生已到，急注射一針，始漸平復，  
 後以牀三日，始能起身，現已了補復元，但補氣力，可慎勿念。至  
 于氣喘之病，一向未有，此是第一次，將來是否不至于復發，現在尚  
 不可知也，大約小心寒暖，則下以愈愈可。  
 官馬傷風，幾天，現已愈。海嬰的甚好，胖了起來。但山祖國  
 中教師，勿嫌情而不甚會教，遠近去耳矣。  
 初森兄有信來，云回信了付其兄，令他轉告，令附上，請便  
 中交給他。

弟此布達，甚佳

全安

吳和印上

唐平海嬰謹叩

三月二十日

克堯先生：

蒙惠書，字跡大著，浩如河漢，拜服之至。倘  
有刊行者，別名利為難，當泐如大札所云，但  
恐山時會，興山卓見之書，庶不為得，以以  
僅之寫，迺終年北門，更不知有得今之幸也。  
其寒氣晚較大，今同之迹，予高翰印書，儲者  
可。才以布復，印法

極出。

吳色

書

曹白先生：

頃收到你的信并木刻一幅，以友所而得，自然是這後  
有成熟的。

但我要保存這一幅畫，去是去因為是這這艱難的走  
年的作品，二是因為留着這老爺的蹄痕，三、刻由山  
世紀念，這現在的里情和掙扎。

倘有機會，也想弄弄去來給他的看，  
才以布復，三項

特征。

吳邑

三月二十一日

曹白刺。一九三五年夏天，全國木刻展覽會在上海開會，作品是由市黨部審查。老師就指着這出木刻說：「這不行，別要了。」



粵華先生：

頃收到來信。世里父子全集。一。我並非要研究霍氏以  
此。不過為了解釋我幅繪畫。必須看一看。做一。所以有這一本  
已經敷用。不要厚又全集。也不要別種譯本了。

英譯。昆蟲紀。並非急需。不必特地搜尋。只要便中看見  
時買下就好。德譯本。未曾見過。大約也是全部十本。如每本  
不過三。之後代購。這多下。弄這時留心缺本。有刻購  
考為行。

才山布集。三。次

時候。

真色

三月二十一日

中道先生：

東玉早收到。因為病後，而諸事仍多，致將回答拖  
延了。目錄的修繕終不依，自去冬下，但我希望將我的  
刪去，因為有老翁是禁止我的有像的，用了上去，于事  
實氣補，而于銷行反有害。

關於插圖，我不與用了，力氣未足。

文章，可以寫一點，月底月初寫出，但為公同起見，  
便止無寫不冷不熱的東西，另外還有好法子。

海燕曾有給冬明出版的話，原因頗複雜，信不詳，  
不過現在已無以置。

城與年倒言之多。但看一遍未免太麻煩，我想只

要搵圖的錢去看看，也夠了；自其，那，既說「話全  
看，因為這不過為了圖上的題字而已。

本到展覽會上的所謂「野人」，Goncharov 把原圖寄  
給我過，他自己把題目寫在紙上，一張是「Пол」，一張  
是「Жизнь Емеля ТУННА」，另一張是「Смекотинин  
生活」嗎？也許野人，也許是這為小說圖的總名，  
此布，即此

情話。

色上

二月二十一日



英偉先生：

十三日信拜歲喜雲十張，均已收到，謝！我的通信處，一向沒有變更，去年的退回，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我也許是恰，遇到新派員，尚未知道詳情，就糊里糊塗的拒絕了。

中國的木刻，我看正照老樣，這不日也普及了，却不明白詳細，也沒有範本和參考書，只好以意為之，所以很難進步。以前冷多，除介紹木刻外，其必還有一種全國木刻的雜誌才好；但自全國木刻展覽會，似乎作者都已鬆懈，有的甚至印自己的專集，這不也是種。

所以本刊界的出版，是極有意義的。不過我這是不寫  
文章好。因為有老爺痛恨我的一切，只看名字，不取  
內容，登載我的文字，我決不！假令出版物的推行，  
尚且一心，而結果仍于推銷有礙，真是不值得。

于以希復，印誌

教安

色早

三月二十三日

世珍兄：

記得四五個星期之前，曾信收到來信，這信已經失去了，  
忘了那一天寫的。不記得其中哪我候寄書，但是已不早  
一兩天寄去了。不知在收到了沒有。

譯文已復刊，這方全部水在才一本特大多重，活字表  
費百二十元，今由高秋館匯去，此上匯單一紙，請往編  
譯廠去做一取為荷。將來這可以由原出版者另印單行  
本甚佳，但從來的版稅，是比較的不下著的。

上海真是流浪世界，我的收入，幾乎被不知道什麼人的  
這本和翻板剽削完了。然而什麼法子也沒有。不過目前  
于生活還不受影響，將來也許要弄到隨時要請喫飯。

月初的破生了一場急病，是突然到到的高熱，幸而自已  
早有正不為的感意，請了醫生，所以這病恰好已到，便即住  
射，平靜下去了。過了三天，漸漸起坐，現在酒菜已經復  
元，但道不似多走路。

寓中的女人孩子，也都康健的。

之圖亦大行，甚念。此信到心，定給我一封信。

才此布達，即誌

春安。

中  
徐友

三月廿二

此匯單全張。

曹白先生：

二十二日的信寄本到一幅都收到。中国的书刊完全用送  
了，但书价不若前日，好信为同舍而未到们的。其害是左  
後由山亮生一个图说，每月或每季出版，其害是左  
去一期刊，这才可以使大家互相敬摩，得到进步。

我的生活其实并不苦。脸色不好，是因为二十岁时生了  
甲病，那时有钱医治，拖成慢性，后来竟不治了。

苏联的书是确实大款，但其中还不完全，有幾個有名作  
家，都没有译出。最近听说有书在印，但使印不出来，  
还是中国有译出的。

你所要的书，听说书局已收板，送与老舍，烧掉  
了，所以已没得见。而有书也贵，在上拿书做苦工得来的钱  
去买书，我这里还有，可以奉送，书放在书衣里，附上一信，

任中持信去取，他们会付给的（但是如日午十二至六点钟）。包  
 中又有小说一本，是新出的。又引玉集一本，上苏联的画，其中数  
 幅，上在这回看完。一君由日本回来，即上志佳，看来信信几  
 个未见过，一信奉送。再版宣言，不即了。他在正在计  
 量多印一本木刻，也是苏联的，约六十幅，叫作北花集。

人生说在实在，<sup>又指</sup>但我们总要弄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  
 可以留给将来的。我们这样的活下去罢。

但是你们手感怕太慢。所以我在该特比表明，我目前还  
 信并不困难，这是我早先，是毫无疑义的，更不要以为我有  
 什么了。

才不希冀，即取

特后。

已上

三月廿六夜

羊農先生：

蒙見訪的那一天，即得惠書，因為忙碌，未即奉答為  
歉。

那本書的目錄很為，但每一篇大稿少許，是美國書的通  
病。翻譯起來，這是不合照原樣，不加增補的好；否則問題  
便多起來。不過出版處恐不易得。

冬日層信，坊上信稿，之便中一譯，擲下，至感！。

望咸已由書店取來，請從便送上。

才山布達，三禮

若安。

也

音抄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三月二十六日來示，頃已收到。男德早已  
 恢復元氣，至于似此不再復發，此刻却難豫料。既已做了綿  
 袍一件，且每日喝一籠茶，是廣東本家，云下醫咳，似頗有  
 效。近來咳嗽確是很少了。惟為字作文，仍未似減少。因為以  
 此為活，總不免有許多相同的事情。

海嬰學校仍未換，因為鄰近也沒有較好的學校。但他身體很  
 好，很長，在同字中，要高出一個頭。也必先聽話，懂得道理  
 了。先前有男的朋友送他一輛三輪脚踏車，早已騎破，現在正  
 在鬧着要買兩輪的，大約春做一副，又非報效他十多個錢不  
 行了。寧馬上好，下法勿念。

專此布達，恭請

全安。

男德叩上

庚午年何男同叩

四月一日



世珍兄：

頃收到三月廿八日信，一切安好，甚慰。譯文現在總算出版了，與論仍甚不壞，似已銷到五千。近來有一些青年，很有志氣，在「的譯作」不求虛名的傾向了，比先前的好手段，進步得多了；而譯者的眼光，也明亮起來，這是一個較好的現象。

譯君地位，不可一世，但他的陣圖，近來崩潰了，許多老手作家，都不滿意于他的權術，遂而逃之。他現在正在從新擺陣圖，不知結果怎樣。這方的插畫，一個是因為求安全起見，故意刪去的，即單行本時也許補入，但看飛機的一個，不知這為什麼不介，任中書打一打。

之後比代書局的兩種稿子，前幾天拿回來了，我想找一找去板板的机会。似如有書衣出版，則除掉換一篇（這是兄弟家出我的）外，再換一個書名，例如有一本便改易為「心」，稱為「不尋常的故了」。不知，就自己設法來印，合成一本。到那時再再玉高。

文字寫報已收到。其中有幾個人我知道，是很少聊而胡塗的。但他們也如  
這里的 *Wang* 一樣，拿高爾基做幌子，高也真倒運。至于，第三種人，這里早  
沒有人相信牠們了，並非為了我們的打擊，是年深月久之故，自己平頭去了  
尾巴，連花籃存，戴冠釘之流刊物，也怕牠們投稿。而寫報這行為不  
已，真是抱着賊香叫菩薩。

哥板寫有一個信于的版，看他一氣，是這年甚的朋友，也是這年斯春以各的文集  
刊行會以在中國負責人。

那篇新本，古打听一下，則本出版。原本為不難寫出，之言下。

文字方面，在文字上，*Wang* 們是失敗了。但我看牠們是不久就要用別種力量  
來打擊我們的。

雜誌又收到了一些，日內書上。六月間大看的人地多，吉再書上一些。

才山布達，印法

春安。 才 張 印

四月一日。

再：才改已下不至復元了，請勿念。

曹白先生：

三月廿四日

三月廿四日信尋木刻均已收到。5.4的裝飾畫，可以送回去。要从我这里得到正確的批評是難的，因為我自己是外行。但據我看來，現在中國の木刻家，最擅長的在木刻人物，其麻煩就在缺少基礎工夫。因為木刻究竟是繪畫，所以先要學好素描；此外，遠近法的景深不必說了，這也要你的高明瞭悟。木刻亦有白黑之色，走多一錯，就一掃無遺。現在常有許多學畫業餘的，但你看，畫的明暗，是多麼不清楚。

從山進向文字和木刻，從我自己是作文的人說來，當然是很好的。假如我有那知道，問起來可以回答，也盡心付厥。不過我先請聲明，有時是會其久沒有回信的，這是因為被問期的投稿逼得太忙了，或是在患了病，沒力氣寫字的時候。

此次重畫下圖，本月中旬可以出版（也許已經出版了，我不大清楚），但另有一種用紙較好的，却要本的較遲，這不過紙白而厚，版和印法却都一樣。你可以不要急，的去買她，因為那時我有數十本入手，多少領一下。

不過這是極舊的木刻，印畫家畫了稿子，另一木刻者用疏密的線條，畫出那厚畫來，並非所謂，刻印木刻，在現在，是沒有丁字之畫的。

精力者的次教，我，確是費尽心力，而且牠們有心免狗，所以比北洋軍網更周密，更厲害。不過如係致才也並不大，一天放心免狗，現在已經自己弄出了尾巴，沈下去了。

為了一篇文字家的心有餘，得了這樣的罪，是大黑睡，也是大黑話，我想起你一點短文，到外國去發表。所以希以什告訴我被捕的原因，年月，審判的情況，在罪的古話（三年九月），但主要一點大略說的。

山東軍，印項

時安。

通上

力日一白

和曹  
佩璜  
先生：

收到来信，拜读，感佩。

我来投稿，我看是不好的。会场有不满之感，一样的事情，总不要紧，总而犯大罪。实在不能为了了一篇文字，也许怨言文社和刊物。假使是大文章，若未去未就天翻地覆，那是嫌疑。一下也可以的，总还我那会写这样的文字。因为我师，我是不敢写的，因为我还没有东西可以指授，而且为师弟的风气，我也不赞成。

我们的团结，我想，只要大家都存在文字上，做点事的也就可以了。

于山常复，即此

特候。

曹也

四月二

家碑先生：

頃接大士惠書，承示。

蘇聯畫展，圖之一覽，大則高似記憶，小則畫最平常，均印

數幅，已之有。但銅刻，石刻，修刻 (line-cut)；monotype 尤佳，中

國紙，今亦少，似在加印，若于幅，而 monotype 亦多，似一幅三色版，大

幅之修刻，杜佳，尤不可不印。

至于木刻，最好也，多而留存，因為一幅者多，倘書本終大，

每頁至少一、二幅也。

我下以之，高亦文，中報上之載一文，即下載，亦亦亦

無刻之可說。展覽會，以上有一二句說明，之著其人，而

而活要，惜即學，却按譯文，故其解，我以為先生下由英文

另譯，定之卷頭，你已排列次序，即下以之文為據。

同覽木刻。書店中人多比索，殊不便。下星期去赴公司。

讀，大約總在下午二點鐘左右。日期未定。屆時去用。

電話一四一。

才山奉復，印法。

拙安。

魯色

九月三日

月三日  
魯色  
印法  
九月三日



舒琴民君：

三月廿七日的信，我收到了，雖然也轉了幾轉，但總算很快。

我看你的哥哥，人是好的，不過記憶性差一點。他自己的時候，一會也是不喜歡同在這屋子裏的，不過後來忘記那時的苦痛了，却未同自己的孩子。但心應該不再同你爭；隨他去罷。我希望你們有記憶，將來上了年紀，不要再隨便打孩子。不過孩子也會有錯處的，要好好的對他說。

你的心却更甚好，一年沒有信息，使我心裏有些不安。但是他太性急了一些，拿我的那些書給已到二十歲的哥哥看，是不相宜的，要上三十歲，才很容易看懂。不過這些看了，我也不必再說什麼。你們所要的兩本書，我已找去，明天去託書店掛號寄上，另一本德、日、雜法。雜誌的內容，其實也並沒有什麼可怕，但省的膽子總是不好，做事總是不好的，所以就寄下去了。

這有一本引玉集，是木刻畫，六因為我印的，所以明紙卷上，下以大家看一玩玩。如如果給我信，由這書末頁上所寫的事，較為妥當。

一張照相，就夾在引玉集的紙卷裏。這不同的這四五年前照着的，新的沒有，因為我不大愛看自己的臉，所以不常照。現在你看，不是也好像要麼店待孩子似的相貌嗎？還是不要掛，收在抽屜裏吧。



向我看什麼書好，可使我有點為難。現在印給孩子們看的書很多，但因為我不研究文學文字，所以沒有留心；據看見過的說起來，看了字畫的交好，有些却簡直是講空話。以後我想留心一點，如果看見好的，請再通知。但我的意思，是以為你們不要專門看文字，關於科學的書（自然科學）有極容易懂的，以及游記之類，也應該看一的。

最近有譯文已經復刊，其中雖不見兒童書篇，可看，但每一本裏的轉載畫方，是極好的。價錢也不貴，半年六本，一元二角，這在北平該容易買到。

這有一件事請我告訴你：魚的書表不是我做的，也許是我譯的罷，你的先生沒有什麼清楚。但這不同緊要，也隨他去。

我很贊成你們再在北平兩年，我也住過十七年，很喜歡北平。現在是走開了十年了，也想去看看，不過辦不到，原因，我想，你們是明白的。

好了，再談，祝

你們進步。

魯迅

四月二夜

其祥之：

昨天的申報上有個出讓四部禁刊的廣告，令  
街上，諸兄去看一看。此令于下列之條件，希  
不通知，同去商量購買。

一、完全；

三、很新；

必有一條不合，任你罷論。

可也希速，即改

特優。

二、白紙印的；

四、價在四元（軍用）以下。

色上

の月三

次社之：

二月三十日信已收到；先前的兩封，也收到的。同初未票，是因為忙。我在這里，有些英雄事我不做事，而我平日，譯作不怠，幾年來生人之學，但這裏要受許多同氣，有時其令人憤慨，想什麼也不做，因為不做事，準備也就沒有了。到三月初，為了疲乏和受寒，脾氣氣喘，我以為要死了，倒也坦然。但終經醫師注射，逐漸安詳，臥牀多日，剛一起來，空而又浩渺，的譯作；現在下這這這大略全愈，但做一這事，就覺得困乏，此病似至不再者，也說不定的。

我們[ ]裏，我這信實做的少，這信的大多，個一個想，二點，所以苦工就不加喫苦。以此真已這解散，別想什麼協會之類，我這也進去了。但一向做下來的，自然這這要做的。

那位改先生如掌的學生的事情，同是問過，以此多這下想。高粉佈雖也憂懼中，但他是飯來的。有人承辦，勿需要一隻鴨，勿需要一隻貓頭鷹，很難，而沒有後短，一人正在叫苦連天。

序改仍外果其也來，我看是有他才出版的；不過有許多篇，亦有我有夜子，此外國文寫的，及給人寫了，而那書終未出版的之類，物未去代序上，至

于那篇的序文，是，版安的信的序，初版已盡完，同已由新華書店出版，但我未見過新版，任信言以書，他也可以代補的。

又據大夏的印刷部印是於另印而予，如在序談其重，我看是不成問題的。他們和我訂約時，有另印的話，但交付稿費時，他們就先已守約。

盛成先生的信文，聽說也是不甚了解的。

我的文章，未有同歷的人實在不見得看懂得，而中國的讀書人，又是不注意世事的增多，所以其言不世。看，區來的大種刊物，各派之多，每與十年前相同，但讀者的眼光，却竟是有進步，從這刊物，很難去共。這可以編人的是說口無雜話。

我初進去了，一，故事新編，想尚未見，任中書字上。

山真印

晴信。

村上

力日之夜

曹白先生：

信和断记，今天收到了。我总不觉得你没有希望，但似从文字上看出来的，是所知道的世故，比平常相同的一般的青年多，因而很小心；感性的高涨和收缩，也比平常的人迅速；这是受过迫害的人，大概如此的，环境倘有改变，这种情形也就改变，不能要求全于个体的。

这回我要从断记里摘录一点，倘有相宜之处，这想发表原文的全文，但看此文章，是可以推究他人所作的，这不知道于你有无妨害。可下下就用你次在所用的笔名，这函原意是你的回信。

我所摘录的，是地年月，姓名都删去了，但细心的（这是那一事件的），遂可以推考去可记的是那一件不事的。

可以布达，即改

晴昼

八上

力是，夜

家壁先生：

印川玉集の社名和地址，錄奉——

日本東京

牛込區市ヶ谷台町一〇

洪洋社

就是印川玉集那樣的小，二頁左右，成天總要將近九元，所以「價廉物美」，在實際上是辦不到的。冷川出版者是益美家，或者是一個款子。

回寓後看到了最近的美術生活，內有這回展覽的木刻的幅，覺得也還不錯，頗細的線，墨色模糊，如果用這種版印，我覺，每本也可以不到二元的。

我的意思，是以為如先生拿這美術生活去和那祕書

商量一下，說明中國的最好的印刷，其物如此，而字體却不及較  
廉。否則，學生們就學不起。至於取一最佳的決之，  
這似乎比較的要緊。

如果印出來，我看是連作家的姓名和題目，古今都混以  
譯的。例如，德之生共，不像兒童書，都像科學書，而郭爾基  
在中國久已此高，不必另姓之類。但這不列那時再說。

有欲以英之生一類，因之地位，之轉言為一。

按安

馬

九月六日

明甫先生：

稿已写好，今呈上。

高了下去，太甚了。与报告，在中国<sup>这版上</sup>出版

以完全发表，不用中一段。至于全篇，让她看有气

不用之需，完全听她自由处置，何与用，就拉

倒。但翻译代，我希望保留这我的原稿。

托其为我们的版画集<sup>高</sup>的序，想而未定，未，能

代催一下。

可也本蓬，印法

高安。

批上

高下



家壁先生：

日前奉上一出，三印印刷畫事，想已達。

現在想奉託先生一件事，有友公司想必自有攝影室，

可否印攝版畫中之 No. 87, *Onepansky at night* by A. Kravchukko

畫下，大小寸，價之宜也。當候送，因須用于一篇文章中，你

為插圖，所以未及等候畫集的本版了

此了未及可也，希先生允其幸。

才以布達，印信

投交。

魯迅

九月十二日

煒春先生

頃收到十日信，南書一切。至于前一土片译稿，刘早已收到，所以未附  
即要者，即因此止。兄来信所记，中学生在上，正在公戴山书译本，而译  
者之印，译文散书之编书之故。因此信不先行接洽，即不似有切实之答复也。  
前天也与另一译者若居金商，他以为通之译书不易，此书原信已翻译  
在，中学生在读水通之译本，对于同明书店，似由他不往交涉，以在高与  
回信，我看大约如下以的。

做使此事第一不成，似此推大却书稿，但书稿既就，就必以希印行，也  
难找到以此书店，只好到大书店商转印书稿，或以一外，也没有通子  
之要了。

于此布复，印法

月安

徐年

甲日十日

唐波先生：

惠示甚美。惟此事我亦不確定的去要。不記得幼小時  
用長半說。雍正朝東華錄「年久」惟正候，而「惟正而正」之  
意，亦實則刻了雍正的路，必因此與大然，乃為政名，在  
華錄「之」，與未札而華之事頗相似，但此上言東略語  
耳。

清朝文之狀稿不古其書，去年因燈是種果陸，擇其  
必需用者些種在必要，和札而改進，而以之加奉供了。

子山布復，印既

初月於館上其四

與上

特後。

力有未夜

殷琴民君：

昨天收到十日來信，知道那些書已經收到，我也放心了。你從專愛看我的書，那也許是我常論情事的緣故。不過只看一個人的著作，結果是不太好的；你就得不到多方面的優點。必須如蜜蜂一樣，採過許多花，這才能釀出蜜來，倘若叮在一處，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

專看文字書，也不好的。先前的文字青年，往，厭惡教書，理化，史地，生物學，以為這些都是重輕，後來變成連常識也沒有，研究文字固然不明白，自己做起文章來也胡塗，所以我希望你們不要耽於同科學，一味鑽在文字裏。譬如說罷，古人看見月缺花殘，雙燕飛下，是下愁的，他那時<sup>也</sup>科學這不若達，自然不明白這自然現象。但如果現在的人這要下淚，那他<sup>也</sup>就是<sup>胡</sup>塗。不過我向來沒有留心兒童讀物，所以現在說不出那些書合適，同明是衣衣出版的通俗科學書，也許有幾種，還調查一下再說吧。

其次可以看看世界旅行記，藉此知道各處的人情風俗和物產。我不知這你們看不看電影；我是看的，但不看什麼，雅美，得空之類，是看同于非洲和南洋北極之類的片子，因為我想自己將來未必到非洲或南洋北極去，以

好在影片上得到一瞥見識了。

說起桃花來，我在上海也看見了。我不知道你到過上海沒有？北京的房屋是平鋪的，院子大，上海的房屋却是直豎的，連泥土也不容易看見。我的門外却有四尺見方的一塊泥土，去年種了一株桃花，不料今年竟也開起來，雖然少得可憐，但總算已經看過一觀。至於看桃花的名所，是龍華，也有唐場，我有好幾個青年朋友就在那裏面，所以我是不去的。

我的信如果要發表，且有發表的地方，我下以同意。我們不是沒有說什麼不知共人的話麼？如果有，就說，就不怕發表。

照了，我要通知你一件你疏忽了的地方。你把自己的名字塗掉了，會寫錯自己名字的人，是很少的，所以這是告訴我所要做的名。還有，我看你是看了。婦女生活裏的一篇。關於小孩子的，是不是？

就這樣的結束罷。祝

你們好。

魯迅

九月十五夜

家理先生：

頃收到來信并照片，感佩之至。

所做的銅鐸板，成績並不壞。不過印起來，總道要比樣張

差一點，而且印刷的手段，大有同你：這一點是必須注意的。

照川玉集大小，原圖約大的就未免倍倍太小，但要售價廉，

另外也別有善法。川玉集的缺點，是紙張太厚，而釘用鐵

絲，我希望這回不用這訂法。

中山布衣，謹誌

拙安

吳昌碩

九月十七日

再：Intraculum 爲木刻，我亦再給之一試。交與 No. 135 的 children's garden  
No. 136 的 flowers beds 之類，這與 留其家 之相連也。

沈頌先生：

以河東出界木刻禮，感禱之至。

E. 君盡氣信來，且之可幸到，或沒有詳論，均不之。  
至于交換木刻，因為我和那邊的木刻家，均有直接交  
際，必有山舉，似和這唐突，故上言報命，尚希  
鑒原為幸。

才此布復，並此

時安。

魯迅

九月十日

以幸與先生：

十八夜信既收到。譯文漫刊，又未刊的，似乎又給有些人不舒  
服了，聽說時事報已有宣布我的罪狀的文章，但我沒有見。

寫英文的必要，決不下于寫譯文，我想世界上譯文必一定比  
多，此一桶冷水，給清楚一點。對於華洋兩面，都有這處的。

電影界的情形，我不明白，但從書報檢查局推測起來，那其  
信兒，也一定是笑劇中的角色。

而日本人的吳梅法，如下

兒島新太郎 = KOTAJIMA KENKICHIRO.

高野駒吉 = TAKAKUWA KOMARICHI.

才女布魯三流

(RO是長壽，公認是長壽上加一歲)

芳安

三九

甲二十



世評之：

插图本刊，早已收到。似本屆時，可插入。

三兄有信來，令到上。悉以回說，昨天見過。但他說也行要回即一看。

這是在去年以來協會，之友如友不敵，都站在同一陣圍裏了，由幕如何，不待而論，指揮的或之之身與斷，其積極，以為救國利也。我雖手往日之給我的傷，概不加入，但此必時又或一大罪狀，駭之而已。

近十年來，為文藝的事，寧已用去不少精力，而結果是受傷。總真一點，所有信用，竟大素未打擊。去年田原你文說我是個不派，我你文說，他出於公道，因為我名譽好，北從也言實的。但來此變成這樣，我們的戰友之一却為他講一復道，他有大計畫，一切不始定論。我其言活不是巧人，在中國是難存活的。

我們都為，我已獲之了，但的然也。以言其面也，亦有例家一本，新近出版。

今年各種刊物上，多刊高爾基像，也是今年忽然成為一切好的多，的東西的掩護種子了。

文字這般取空虛，但這底大，看起未伸着種子真吃力。我設法印成了一本，大說盡了日圖，Agony 畫，見于冷的一幅，也附在後面，有厚紙的一種，這未些完成，或必在書上。

才不布達，印法

上矣。

少信上

八月廿二夜。

家槐先生：

前日收到来信，缘起，意见却非常之好。

我之加入这个集团，虽然现在是不过这个集团是不过，也

似看见贵来的父子生活。但自是于公事益于益。这回既闻天

大，事掌也更大，实在更非我的精力所及。各名益不難，但掛

名却甚聊之至，所以我也定不加入。

曹此布复，呈次

特候。

韓先生：

頃收到十日信。本刊二集早收到，謝！

本刊由普通而入于清沈，這是因為沒有技術上的指導  
者的緣故，于是無從上達，即使有很好的題材，也不能表  
現出來了。

我自己不會到，不過迄今這一年外間作品，近來又因為  
雜誌和生病，連迄今的事也放下了，但不久這想動  
印一點。至于理論和技術，我其實是不行的。

真山布復，而

助我生機樂六年  
周文啟於年上

時侯

與

色

少自其

胡西先生：

昨日由山谈起，瓦沃至西初去时，他就面托  
送书的人，要二十部，至今没有送给他之一。我想  
这一定是那人忘记了。便中途送给他几部。  
才布，印改

晴海。

送上

九月廿九夜。

懋庸先生：

来信收到。关于我的信件而发生的问題，各票于下——

一、集团要解散，我是听到了的。所以即于下午，与王通云，似乎守着他家。这也有必要。但这是同人所决定，这是别人参加了意见呢。倘是前者，是解散，是公事，那是当然。这并不很远的问題，我确是一言而回。

二、我所指的刊物，是已经油印了的。最末的一本，曾在别处见过零本，所以确是不去了。这事道早，是在这在先生欠书之心，我没有查考。

至于「是非」，「语言」，一般的说法，我起来推究或解释，「文裕」已为麻烦，「语福」或「语福」更是不胜防，而且也说不清楚，不使到了「对嘴」，这是「言」与「语」的。这所谓「那一批人」，我却连自己也不知道是「那一批」。

好在现在「大同世界」存在，我的呢，我没有加入，不再会因我而引起一点纠纷。我希望这「言」是我最后的一封信，在「言」上结束。

言止于此，言止于此

特写。

言止于此

言止于此

世評又：

廿七日信已到。中間連師素之散，以為傅、鄒所主持的大家族，竟到碧山支精文子而止，毛批似上在內。舊人原有往者，對我大肆攻擊，以為意在破壞。但他們形勢不佳。

傅家、澤文、文毅，是初到不洽的，現在上已合作，故認為傅鄒所破壞。全場增加破壞統一之罪名。但誰甘為此費自私自利統一呢，要弄得一團糟的。近日大約又會有列的團體去說。我以為這是好的，會議者可以比較，（情形竟變化）。

从七月起，文毅換主觀照編輯，大約不是德編，而另有軍部人。今晚夜文，同到者六十八人，連主人之數在內，並到掌櫃羅換，生意恐怕仍不起色。

陳君款未送，但我並不常用，現在那一面却在找錢，到現在才找他，其意太遲。而且他們這把不信任去，再要一封，我已經沒有辦法辦理回函。

41 印起未，歌子有法也，不必言。  
大會要幾句話，信兒毛之晴一高再說。

我们也准值意三廉收改，不过不是逢十地，而是到个了。南方人没有北方的直爽，办了好多事，但也就看看。

印。城市与年的不到时，在每幅图画之下，也写一两句，以便读者，这字大极了，从兄的解译中找到，但同首有几幅找不到，大约是中，读者都不看这怪的事。今特插图所在之页教同上，特从加一点说明，每图一两句正形了——

- (1) 11页
- (2) 19页对由
- (3) 35页
- (4) 73页
- (5) 341页

以上共五图。

上海今年很奇，至今道是冷。我记慢之，女人和孩子也都好的，可说释会。

她正在印Google的，九魂歪图，又拿给我的十二幅，已放入。这兄的译文，上早已校毕，下付印了，有七万页。下平版印付排。

才山布衣道，是法

夫之女。

力强上

五日之夜



曹白先生：

来信收到。关于力群的消息，使我很高兴。他的木刻，是很生动的，但关于刻法，略有失处，这是对于人體的研究，送尔工夫的缘故。

孔现靈圖，你写的太性急了，送有一種白紙的，印的較好，正在装订，我要送你一本。至于其中的三张，原是空白，用橡皮版一做，就加粗，中间又印一副好手，于三三刻过地出。至于刻法，现在却只似做，参考，学不来了。此事已过去五五年，你全教售出，收回本钱，要印记尔斯春的书，你那「卡莱比娜」的插图也送与走，不过那三本未刻。

Ana Karimna

你的一篇文章，而我不看适当的书去之美。我只抄了一段，连封信（附有删去及以易），收在，在深夜写的梦中。这原是为「The Voice of China」而写的，译文与书是在五月十五这一本上，出过书送你。原文给了夜琴，听说不久出版，我看必要补这篇

文章是長的，但他們說：這樣也不要緊。

說起我自已來，其言亦聊之至。公事、私事、閒氣，皆去之務。刊物未要稿，一面要嚴又被禁，一面又要不十分言，其變次一視苦惱，我稱之為，上了踏踏的跳舞。但例案已被停止部言，死沈靈為二部，心存幾稿五章，已大不及為一部，亦未是沒有也。所以，但我快計把地譯出，為二章外，譯文為三章，以心五期外之，大約不到十萬字。作者想在這一部裏描寫地主的以心向善，然而他所寫的這些人，毫言生氣，倒的意是幾個丑角本色，他臨死之前，將全稿燒掉，是有自知之明的。

專此布復，並致

特候。

〇七

五廿六

治秋之：

五月一日出收到。此集我至少道了以補上五六篇，其中有幾篇是沒有刊  
出過的；但我以為序序及奔流日記，可以刪去。稿掛了這多時，不至  
失落；印行處我高探問，想必有人已印的，但也許會要求刪去若  
干篇，因為他們都附小。

我沒有近照，最近的就是一五年前的，印未印去的那一張。序文者  
空一。

四月十一日的信，早收到了。年，也休息一下，而公事，私事，閒氣之類，  
有好多感，不道安息，不道看書，身得信也沒有去寫。亦便早是  
好了，但總少些氣力，或者氣力不夠在付雜事，忙性也壞起來。  
英雄們却不住的來打擊。近日這是在同作家協會，喊問防文  
學，我鑑于前車，沒有加入，而英雄們卻認此為破壞國家大

計，甚至在集會上宣布我的罪狀。我其實也真的可以什麼也不做  
了，不做倒台罪。然而中國共產黨也不是他們的，我也要做位，所以近  
來已作之文反擊，他們是空殼，十有之九就要作琴區改的：這一流  
人，先不已經去了，不圖少

何所說的學方，是醫先不矣的，我的氣喘原因並不是矣，而  
是神經性的症事。要復者否，現在不不。古的似休息和換  
地或丁以好活多，不過我並未想之，沒有地方可去。

這里送很冷，真奇。齋已回國，見過面，但次在不不道此是  
回鄉，這在起運了。

于此有復，其以

特任

和上

五月廿夜

朗西先生：

訂勒惠之版畫此集，序二篇之心，擬用白筆  
署名，今幸上字稿，之是神代製鐸版，製成心  
版留了數，幸下印中，當于校時粘入，由  
先生并版交與印刷局也。

專此布達，三頌

春祺。

魯之上

五月之夜

何佳先生：

沈先生寄来一稿，略转交。今再原信之一部分，  
连稿寄上。我以为是其中之一部，但未知确  
定。

沈小姐通信地址，已出问沈先生，待回信后  
再再通知。

方布，印法

何佳

如上

午月三日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五月二日來示，昨已收到。丈  
量的事，決任辦妥，總弄了了一件事。

海嬰很好，每日上学，不大耽学了，但新添了一樣花頭，  
是禮拜天要看電影；冬天胖了一下，近來又瘦共起來了。  
大約孩子是春天長起來，長的時候，就要瘦的。

男早已復原，不過的是忙；室馬上好，下話勿去。上海  
雖言經火燬，但仍甚冷，夜裏可穿棉襖，這是今年特  
別的。

專此布復，恭頌

全安。

男  
柯仰上

唐平海嬰同叩。

五月七日

伯通之：

二日信收到。此信或可到<sup>在</sup>月半之前。我亦已好，但依然事烦，  
 因此疲苦而近于病，实亦不似谓之病也。唐路已欠送，沈回里  
 抑北上，尚未详。第三程人已言而日见人，刘雍戴笠斩为  
 去西院，其在文卷上漫话，遂之为是。父子偏轻，其天  
 力皇已之難而逃，沈定为王统照，其卷二译博新革暗申  
 布置，接流于心，此雨以固未言所突也。北魂宜百国育  
 白纸调而午，正在整行，或以与奉叙。北魂在印，迨随想  
 何晓法，正以为身耳。才以布复，言还

日祀。

柏年

五月七日



高白先生：

五日信收到。研究文字，不惟一种外国语，是常常不便的。日文雅名词与中国大不相同，但要深通日语，仍非三九年不下，而且他们自己言大作家，近来似乎已了了，犯不着。英国二九年以来，而且他们经过固，大皆翻译回国的作品，美国较多，但著作甚。我以为日语近于西法文，不如此法文。因为：一、语汇起来，究竟比完全初学便者；二、他们近来颇翻译回国的作品；三、他们比在就有大作家，如雅高、比德，你二于读者有益。

但多外国语逐日之放下，记生字和文法是不行的，要硬看。比如一本是，拿来硬看，一面翻生字，记文法，到看完，自然不大懂，便放下，再看别的。数月或半年之久，再看前一本，一定比才一次懂得多。这是小究学语一核的方法。

此说盖不图，白依印本已订好，包着放在书底里，维持附要书取为记。

斗山布達，中译

特译

白上

上月

胡西生：

昨天内山说要转<sup>批</sup>装，九说定下周五年。

希侯中这信地为行。

才山布蓬，印法

日安。

身 已

之 卜 也

洞之先生：

接稿及惠示均收到。

插图题之比较的需要，先行定下上，请令  
拙工再改一次，号下再校为感。

专此布达，即请

日安。

夏正上

五月十二日

汝之見：

兩三日來記事亦事上，此說實不圖一平，不至已到否？見而給的十二幅，上附在內，印工遂不太壞，但和原車一比，却是遠了。

四月結帳，「皇花」份版稅二十六元，今海上匯單，之任中往高務，少該一即為事。

有人言北張某而我的作品的文章到社會社來，謂回信下和之說。一切甚各，縱使以甜外意，但言不惟利是圖。此事我本想自辦，但日前又在<sup>批</sup>不決，大約是未必印的，那篇文章也不甚差，請觀告。

又有一大英雄在宣布我破壞統一戰線的眾狀，自問歷年越不偷懶，爭每逢一有大事目，就有人要造這機會把我扼死，真不知何故，大約的確做人太壞了。近來此事想駁駁，才以有違，是法

日安。

中條存

五月十日

世以之：

昨午一位哥里尼版社，想已到。今得到十一日表送并插画起向，每份橙  
六册在一函内，至于印法，刻者一单行本子，仍用珂罗版，付印期约在六月，是  
先排好文字，打了纸版，和图画都拿到东京去了。

文学之求复活，是在依靠一大题目，我国之加入文学家协会（傅在菲之之  
要的是其人），正在受一批人的攻击，说其破壞联合战线，但这是起英雄，大概  
是一攻之心，马上不见了。刘毅二期已出，三期刻集后颇难；作者编者，也平  
和了起来，大概在野时往，激烈，一得地位，便不免力欲保持，所以前途也颇艰  
难。不过究竟还有战时者在，所以心印便已出版者灰色，也自有新的期  
刊起来的。

它之集上卷已排完，皆译论，有七十五页，日内即去印，大约七八月间了成；  
下卷刚付印，皆译，到小说译本，战手都是去过的，刻言论如何，必须在  
年内出版，这乃一来，他的译文，总算有一结束了。

我的这集，实在出于它之手，序也是他的，因为那特他离境缺位用，弄出来毫没个像的。你算是一期中的一篇，原是他的集子上卷裏的东西，因为集未出版，所以先印一下。这样子，我想，见的就团了以以释了。

他念事以去已北从，我以为这不如我自己慢，的未集印，因为一集是空的手，便难补是图，弄得一棵划空了，难也印去可以快一点。

上海这冷。我终事仍多，正在想设法拖延一点。有些手执皮鞭，乱打苦工的背脊，自以为在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恶之，他其是取了工头的立场而已。

日前有力，今日看医生，云是胃中病，大约眼是七八天，交要好起来了。哮喘均安，且希释念。

才山布集，印法

日文。

徐平

辛酉十月

訓而乞生：

今匡上六六雲化宣終一萬零五崇，暫存社內，  
俟序文校畢以應用。

印時要多印五崇，以便換去印法不好的頁子  
的。

惠此布達，印法

日安。

五上

青十八

胡西先生：

校樣收到。未見紙板，不知已打否。如未打，有三處要改正，請必再打。如已打好，那就好了。希將紙板交下。

宣紙于今日托紙舖送上。但校樣大約送  
過以幾回。

才此布達，即請

日安。

吳昌碩上

五月十日



碧汶先生：

来信收到。编初为决不会绝对的自由，而且人  
也决不会不落于任何一面，一做事，要看出来的。如  
果真的<sup>不落于任何一面</sup>，那麽，他也是一个怪人，或是一个怪人，利  
为一定办不好。

我看，对于这样的一个人要求条件，这是编乾净最。  
底中，不似多，高，之想为幸。

以法

日安。

曹

曹

家聲先生：

頃得惠函，甚喜，報謝！

貴報已近十日，未能外出，今日醫生始調查板型，那夜，  
下見連汗疹病也這未似數定。何時能好，此刻更氣流說  
起！

啟函不久即成，那夜，在飯房之前，只好這給喜衣，再轉  
給我看一看，敢使那時我這似寫字，序也這這做的。

斗山書復，印信

拙安。

真也

育芳

汝行見：

二十日信收到，弄稿子。百圓紙面印了一千，綢面五百，大約年內便下售完，雖不短錢，但不足以賠本。

兩說皆真，全是謠言，此間倒有聞，大約是北方造的，但不久一定奈何造來的。

你素協會已改名為文藝家協會，其中熱心者不多，大概多數是敷衍，有些却想借此自利，或害人。我看文就要消地，或變化的。新國家的刊物，一出版頭，就頭亦然，所以你家，已在開始排斥肯先一同進軍者，而自守安全地位，真令人痛心。我看這種自私心太重的青年，將來也只好整頓一下才好。

似冷青之不足固好，但頭備小架，如何能起呢？這是連體，也頭痛。

上海的所謂文學家，真是不成樣子，小會玩小花樣，不知其他。

我其也做一篇文章，至少五六千字，把歷來所受的悶氣，都說出來，這其實也是留給將來的一點遺產。

如兒時所，之郵票：我以此信的一封信，款不需用，不要放在心上。

這回已持了近十天了，甚甚，學生這沒有查出甚甚的原因，但我看總不是空痛。不過這回這好以心，我下真要玩一。

才此布達，中法

日安。

中  
徐亦一

辛酉二十三日

時狀先生：

十五的信，二十五收到了，是正郵了十天。以家協會已改名之舊家協會，<sup>者</sup>起人有種之。我看他們倒盡不見得有很大的私人的企圖，不過又創想由一出名，或者想由一出一個深，或創意之造敷衍面子，因為倘有人用大招牌來請做發起人，而竟拒絕，是會得到很大的罪名的，即如我印其一例。住在上海的人大抵聰明，就登上一個姓名，橫了他登了也什麼之做，像之登一樣。

我看任世道加入的好，一個未經世故的青年，其可以被迫得甚痛的。加以心，倒未必有什麼大麻煩，無非幫，而謂於這去攻擊某人，抬高某人，或者做這接疊方的工作，以及聽些謠言。國防文字的似此是社會有的，此不過改打行人行派反對國防文字，罪大惡極。這樣糾纏下去，一直弄到自已言聊，讀者也聊，于是在言聲與其中完結。似使中途未了之聲也，那麼，指導的英雄一定首先請聲匿迹，或者聲明脫離，和社會更不相干了。

冷寂是上海，以家的特產，我有一大批按在這裡，現在，生病，修養心，要把  
它弄去未，給大家看。印外最近，以家協會，發起人之一在他們編的刊物上說  
我是「理想的奴才」，而另一發起人却在勸我入會：他們以為我不知道那一枚冷寂是  
誰射的。你可以和大家都接觸，我會明白的更多。

這要放冷寂的病根，是在他們以為做一個作家，專靠計策，二靠作品的。所  
以有一件事，我想借以運送誰，打倒誰，把自己抬上去。殊不知這並不大效，因此在  
上海，竟很少能的支持三力年的作家。例如，你家月刊，原是一個高办的東西，並非文  
學團體的機關誌，它的盛衰，是和「國語文學」並不同等的，而他們竟看污以此之  
重，印下見其毫無眼走，也沒有自信力。

「作家」決非機關誌，印言所謂，不認，但我却有一篇不滿，因為他們從營業上着想，  
竟不聽我的抗議，一定要把我的作品放在第一編。

我於初接近我的青年，是不想到他，如「不好」的。如果已經，去做之外的人看信，  
不是已經接近了嗎？萬先生到我寫信的時候為止，好好的活看，但於心。

萬山而復，印信

日安。

魯巴

五月二十日

(但我其不知道有些人的什  
麼喜歡這種信件。)

朗西先生：

將原序校核，已另封掛于卷上，法飭印刷局于照改，  
打清樣兩份寄下，當將此樣貼在宣紙上，再行寄奉，  
照此照印也。

斗山書畫，印法

日安。

魯迅

五月二十八日

慎祥之：

昨天未寫時，剛在書塾，不知多說。沈  
在也，接對這是由我自己辦。每篇的題  
目，也怕這是用長體字為看，都用用長  
體字罷。

不過這行未免要慢，因為我的病這回未  
必好得快。

此佈，印光

日安

色

三月二十九